

千年一梦香樟情

有一种遇见,在梦中;有一种情缘,是天意。我的家乡在北方,那里没有香樟树,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树。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大概是源于电视剧《香樟树》。剧情我已经淡忘,但是香樟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,却让我平添了无尽的遐想,无端觉得她状如家乡的香椿树,纤巧、柔弱、温文尔雅,有那种小家碧玉般的温婉清丽。在我的心里,她是一缕相思,一抹乡愁,一声嘱托,一份亲情……我对香樟魂牵梦绕,期盼与她有个美丽的邂逅。

第一次见到香樟是在岳王庙前,那一刻,我愣住了。可能是当时的气氛太凝重,我无法把想象中俊雅的香樟树和眼前的她联系在一起。我一遍遍问:真的是她吗?我反复地看树下的标识:古树香樟。她虽然粗壮,高挺,但是树根上有个大洞,树干上布满青绿色的苔藓,还有大大小小的结块,树叶稀稀落落,是那么苍老、虚弱、衰败,像一个老者,有种美人迟暮的凄凉。联想到岳飞风雨飘摇的一生,心情沉痛,忍不住长吁短叹。我青翠的香樟梦支离破碎,散落一地。

其实,是我孤陋寡闻。走进吴山,我才惊觉,前世今生我和香樟树早就见过了,只是“对面不识君”罢了。她枝叶繁茂,高大挺拔,有的古朴苍劲,虬枝盘旋,有的圆润飘逸,枝叶婆娑,有的巍峨屹立、波澜不惊。我的眼前幻化出林隐寺前那块三生石,耳边骤然响起仓央嘉措苍凉空灵的吟唱:那一世,你为古刹,我为青灯;那一世,你为落花,我为绣女;那一世,你为青石,我为月牙儿。我知道,我将生生世世与你结缘。佛于是把我变成一棵树,长在你必经的路旁。阳光下,我慎重地开满了花,朵朵都是我前世的期盼,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泪水。那一世,我转山转水转佛塔,不为修来世,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香樟啊,你

是我前世的期盼,今生的相逢,你美得像一个一千零一夜的梦!

最让我震撼的是城隍庙前的那棵香樟树。她那么高,我得仰起头才能看到她的树冠;她那么粗壮,五个人合抱也抱不住。看到她,我仿佛一下子被拉进了时光隧道。多少个春夏秋冬,她历经岁月的洗礼,栉风沐雨;多少个白天黑夜,她吸纳日月的精华,韬光养晦。静观春花秋月,蜂飞蝶舞,白云曼妙;冷对风霜雨雪,电闪雷鸣,狂风咆哮,这才沉淀出沧桑之后的安详从容,不动声色地洞察着人世间的一切,善与恶,真与假,悲与欢,苦与乐。我忍不住贴近了她,指尖轻轻滑过她粗糙的纵纹,闭上眼,静静聆听她的心跳。我感到自己的渺小,柔弱,狭隘,我听到了她无言的诉说,一种灵魂深处的明澈漫过我的全身,似低低的琴声,宁静,舒缓,温暖。

当然,这里的花儿也不甘寂寞,热热闹闹地赶来了,蓬勃地绽放着。但是,我的目光却掠过娇艳的花,定格在旁边的香樟上。看到她,我又一次想到岳王庙前的香樟。我汗颜于自己的肤浅鄙陋。今天,我终于读懂了她苍老背后的智慧。多美的香樟啊,你老得风骨犹存,老得分外肆意和妖娆,每一个枝丫都倾尽了诗意!

有一种执着叫千年一梦,有一种幸福叫情定三生。走进吴山,到处都是香樟树,到处都弥漫着淡淡的香味。清风徐来,香樟的叶子调皮地闪动着光亮,香气袭人,鸟鸣啁啾。情,在缓缓地流淌;美,在静静地绽放。轻轻漫步在窄窄的青石板上,我仿佛做了一个悠远的梦。我知道,你在我梦里,我在你心间,等到香樟花开,我会踏歌归来,静听无弦琴音,等你,等你,不觉幽香满衣。

(吕秀霞 沈丘县长春路)



蒜瓣儿 核桃仁

母亲住在我家已有两周了,已渐渐习惯了我们这里的生活。只是,当我和爱人上班、孩子上学之后,家里又剩下她一个人,母亲又是闲不住的,一定要找点事情做,心里才舒服。

这不,这天我下班之后,看到茶几上放着一大碗剥好的蒜瓣儿。母亲做活干净利落,地面早已打扫干净,不似我,一定要弄得惊天动地,撒得到处都是蒜皮,好像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剥蒜了。母亲含笑望着我,告诉我,她到厨房里找到一些蒜,看到快发芽了,知道我们爱吃,不如剥好赶紧炒菜吃了。我喜滋滋地端进厨房,连连称赞母亲勤劳。

于是,一连几天,我家的菜里都有蒜瓣儿,蒜瓣儿炒鸡蛋、蒜瓣儿烩蘑菇、蒜瓣儿拌青菜,让人胃口大开。家人纷纷为母亲点赞。母亲受到鼓励,干劲儿更足了,我们新家的每个角落她都巡视一遍。

年轻时尝过饥饿之苦的母亲,更懂得珍惜粮食。家里放置好久的核桃被母亲搜寻出来,如获至宝。看着表皮发黑的核桃,我要扔掉,母亲

拦住我。待到下午我下班归来,小碗里已盛了半碗核桃仁。老人得意地说,她想着不能吃了呢,砸开一看一点也不坏。她端着让我尝尝,我捏了一粒核桃仁,放进嘴里,一股清香溢满口腔。真的不坏,好吃极了。她是如何砸开的呢?我疑惑地望着母亲,这种厚皮核桃,就是我们年轻人砸开也费劲呀。“喏,我找到了一把锤子。”母亲有些炫耀地望着我。想着八旬老母在空荡的客厅里,一下一下砸那黝黑干枯的核桃,只为儿女们有可口的食物,我忍不住潸然泪下。我不由抱紧母亲的肩膀,告诉她,以后这些活由我来做。

老人住在儿女家,总感觉自己是客人,怕成了儿女的负担,想帮忙干些活,用她微弱的光芒,竭力温暖儿女。母亲,您多虑了,您抚养我长大,我陪伴您变老,能和您住在一起,每天陪您说说家常话,每天乖乖地躺在您身边,这是女儿的幸福呀!我们不需要您做什么,唯愿您开心,安康!

(李艳春 周口市地税局)



月落颍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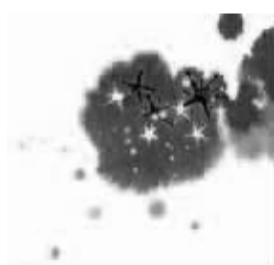
止、伶俐的口齿,得到了听课老师的一致好评。谁知,天有不测风云,因家庭变故,我又失去了工作的机会。

在那个失落、忧郁的夜晚,我流落到颍河码头,等着你的出现。歇息的船只、沉寂的码头,在闪烁的航灯下,似乎已进入梦乡。我挣扎着昂首用朦胧的眼光凝视天空,期待你的出现。月,当你撕破夜色的凝重、阴云的忧悒,缓缓地再次舞进颍河温柔的怀抱时,我被你无畏潇洒的举止震撼了——原谅我,最终泪流满面。

转眼,中秋已过。这几天阴雨连绵,夜晚怕是无法在波光粼粼的河心看到你的素颜了。想你,正为所有人的等待与思念,精心地装扮着自己吧!月,我念着你的名字,轻轻地,轻轻地。而我的耳畔忽然间荡起惠特曼热情的声音:只要生存就会感到满足!欢乐!欢乐!笼罩万物的欢乐!是的,只要生存,只要呼吸,这便已足够了。生命的本身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赞美和热爱吗?因此,当月光笼罩颍河两岸这座小城时,便是小城的快乐;当月光笼罩万物时,便是万物的快乐。其实,每一个生命的最初和最终也是快乐。

写下这段文字时,我的心忽地开阔了许多,就像正圆的月,坠落颍河,尽情地展现生命的光彩。

(王银华 商水县大武乡北极星学校)



拐角处的小幸福

老太太每天都在街道拐角处卖馒头。按年龄和辈份,我应该叫奶奶,我却一直坚定不移地称她为“婶儿”。婶儿撇嘴瞪眼问我为啥,我说:“给您降个辈儿,不是显年轻嘛!”婶儿骂了句娘后,便不再计较。

婶儿是个厉害人,咋呼呼,粗门大嗓的,因辈份长,三句话不到头,就要骂人。我们小辈早已习惯,对她的粗口总是嬉皮笑脸,置若罔闻。

婶儿知道我每天早起,又有点懒,经常会吃不上早餐,每到拐角处,遇到婶儿,她总是吆喝:“过来,吃个包子!”我翻翻白眼儿:“婶儿,你不要害我!”“你这死妮子,吃个包子,又不是人肉包子,咋就害着你了?”我龇牙一笑:“减肥中!”

婶儿就走上前拉我:“来来,给你留着好吃的呢!”“啥呀,啥呀,这么神秘?”“婶儿今儿早上烙的红薯饼,专门给你留着呢!”婶儿说着,便从馒头筐边儿上拿出一个塑料袋,里面是两个热乎乎的饼子。

我佯装拒绝,婶儿就再三推让,几个

回合后,我“勉为其难”接住饼子,狠狠地咬了一口,好吃,地道,久违的味道!我上前抱住婶儿的胳膊:“婶儿啊,俺脸皮儿薄,以后有好吃的你至少要让我三次,一定要坚持让啊,不然我不好意思接!”婶儿狠狠地拍我一巴掌:“滚!娘的腿!想吃就吃,哪来那么多花花肠子!”我龇牙一笑,挥手再见。

我经常对婶儿说:“您可一定要长寿啊,我每天在这儿看到您,心里就踏实,就感觉热乎乎的,像吃了您俩肉包子一样!”婶儿的胳膊就在我头顶高高扬起,轻轻落下,乐得跟中了彩票一样。

每天的遇到,每天亲切的招呼,每天和老太太的调侃打趣,是我每天于拐角处小小的幸福!

(金伟 黄泛区农场尹坡明德小学)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:zkwbbxxs@163.com,以不超过800字为宜。